

● 劝世谈丛书

● 刘卓 著  
● 辽宁人民出版社

# 抽

## 隐形杀手

抽抽抽抽抽  
抽抽抽抽抽  
抽抽抽抽抽  
抽抽抽抽抽



劝世谈丛书

隐形杀手

——抽

刘 卓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年·沈阳

(辽)新登字1号

劝世谈丛书

隐形杀手——抽

Yinxing Shashou—Chou

刘卓著

---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丹东印刷厂印刷

---

字数:137,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  $\frac{7}{8}$

印数:1—13,000

1994年1月第1版

1994年1月第1次印刷

---

责任编辑:张景富	王杰	责任校对:刘再升
封面设计:刘冰宇		版式设计:赵耀今
插图绘制:珊石		

---

ISBN 7-205-02758-6/C·181

---

定价:4.80元

# 目 录

- 一 人与“幽灵”居然难解难分 …………… (1)
- 华夏烟史伤嗟
- 1 华夏400年吞云吐雾 …………… (6)
- 2 阿芙蓉“妖花”铭国耻 …………… (10)
- 3 隐形杀手，却被免于起诉 …………… (15)
- 4 沉重的民族，苦闷的象征 …………… (22)
- 5 难以走出的怪圈 …………… (28)
- 6 美学视角：悲剧乎？喜剧乎？ …………… (34)
- 二 人与物的主从关系倒置 …………… (40)
- “瘾君子”众生相
- 1 可怜老翁：入夜待婿来 …………… (42)
- 2 拣烟头者：“这洋烟头一个比一个呛！” …………… (46)
- 3 夜半急敲窗：“断烟比断饭还要命！” …………… (49)
- 4 戒烟方几日：烟、糖两不误 …………… (54)
- 5 伪劣展品台前：鉴别乎？窃尝乎？ …………… (58)
- 6 “老枪”激怒了：“不卖烟，就砸他窗户！” …………… (63)
- 三 人与烟的戏剧性关系 …………… (68)
- “动机层级观”的投影

1	因“治”疾与人结缘，却原来是 “致”疾元凶 .....	(70)
2	作“礼仪”酬酢宾客，却原来是撒手 “毒镖” .....	(75)
3	借名烟作身价标签，却原来是观念倒错 .....	(80)
4	把烟具作审美处理，却原来是诱人深入 .....	(86)
5	对烟又打又爱，宠恶难分，却原来是 人类的荒唐 .....	(93)
四	“山间铃响马帮来” .....	(100)
	——香烟走私与毒品贩运	
1	名烟震荡下的中国市场 .....	(103)
2	香烟倒爷狐纵狼窜 .....	(107)
3	“烟霸”案例透视 .....	(114)
4	地下假烟生产线 .....	(119)
5	“金三角”贩毒黑“驿道” .....	(123)
6	毒品家族的繁衍 .....	(128)
五	人类不再容忍 .....	(136)
	——全球禁毒与戒烟运动	
1	世界反毒大联手 .....	(139)
2	人类戒烟“革命”史 .....	(146)
3	禁毒反烟“圣斗士” .....	(152)
4	长缨在手，缚住毒梟 .....	(155)
5	林林总总“戒烟术” .....	(161)
6	“烟害”含义的扩大 .....	(167)

六 人类应当自救 .....	(174)
——与烟绝交	
1 地球正在发出警告 .....	(177)
2 严酷的心理搏斗 .....	(181)
3 “名人与烟”的启示 .....	(187)
4 戒烟楷模颂 .....	(192)
5 请勿掩耳盗铃 .....	(200)
6 涅槃后更生吧! .....	(203)
后 记 .....	(210)

# 一 人与“幽灵”居然 难解难分

---

——华夏烟史伤嗟

自 开辟鸿蒙，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万物皆成对应关系。文明对着野蛮，严肃对着荒诞，伟大对着渺小，辉煌对着暗淡，构成一个美丑对立统一又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人类一面创造着文明，一面经历着野蛮；一面表现出严肃，一面又表现出荒诞。在人类全部的生活方式中，抽烟则是一种荒诞的嗜好。

难以一下说清究竟什么时候人类陷入了这种荒诞：把灼喉熏肺、损脑伤神的烟草当作自己难舍难分的挚友，不分昼夜地衔在那圣洁的朱唇皓齿之上？据说英国绅士们最早是把抽烟当作一种贵族风度。更可笑的是后来人们还把烟草当作治疗癌症的药物应用于医疗，此谬竟延续了一百年！更有甚者，现代法国居然还有抽烟大赛，但可惜的是连吸 60 支烟的冠军得主未及走上领奖台便一命归西。有人考证出人类吸烟历史的发端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相传那时人们以闻桂树叶的“烟味”为乐，这便是后世烟民的鼻祖。从墨西哥印第安人古墓中发现的吸烟管和烟叶残片，距今已有 1300 年之久了。岁

月悠悠，乾坤轮转，不管历史的烽烟毁灭掉多少代王朝，终不能改变人类吸烟这一嗜好。不仅没有改变，反而不断升级：从纸烟到大麻，大麻到鸦片，鸦片到海洛因，花样越来越多，“纯度”越来越高。现今纯度为99%的“双狮地球”牌海洛因领衔毒品“天下”，你说怪耶不怪？当然，纸烟与毒品是性质不同的两种东西。纸烟虽然也有损健康，但抽它并不构成犯罪；吸毒和贩毒，则是法律坚决不能允许的。这里有严格的政策界限。但这一点已经成为今人的共识：不论是纸烟或者毒品，都是有害物质，不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都是百害而无一利的。所以，当今国际社会不仅严厉打击吸毒贩毒行为，而且也大力开展戒烟宣传。虽然我们在法令的范围内对吸烟和吸毒有严格的政策区别，但从认识和感情上我们又必须严峻正视这两种有害物质对人类健康的毁损和生存环境的污染。如果不这样，只禁绝吸毒而放纵吸烟，人类终有一天要自食恶果并追悔莫及。对于香烟走私和毒品贩运，则毫无疑问都属于法律惩治的对象，这一点应该是没有疑义的。人类应当从自救的高度去开展禁毒与戒烟两项严肃的斗争。有识之士无不为今天烟害实际上得到变相的保护而痛心疾首。无数沉痛的教训终于使世人有了这样的领悟：包在华丽外装下散发着毒雾的“淡巴菰”，浸透着毒汁令人迷狂的大麻叶，毁人肌肤蚀人灵魂的鸦片剂，让人放浪形骸又死去活来的海洛因，虽然含毒的程度不同，但无一不是勾魂索命的隐形杀手和妖冶狐媚的画皮幽灵，都是人类生命的敌人。但千百年来，人类为什么非要与这等幽灵厮缠不休、苦恋不止？人类这到底是怎么了？



今天，不仅禁毒成为全球性风云，戒烟也几成国际性号召。各国政府为此费尽心机。这一点再次说明：纸烟与毒品、吸烟与吸毒，虽然属于性质不同的两种问题，但却因为它们共同危害了人类的生存而成为宣战的对象。而戒烟斗争比禁毒斗争更因政策的约束而显得非常艰难。明知烟有毒却屡戒不掉常使人啼笑皆非。人类无疑是地球上最智慧的生命和最英雄的征服者。他们在自己的生命史上曾战胜了多少次来自大自然的洪水猛兽、瘟疫灾变，把地球平稳地踩在脚下；但在戒烟这个问题上却如同杨柳弱风、板上面团。人类戒烟的措施，从古代种种骇人听闻的酷刑到现代社会精细的法律条令应有尽有，但始终难以彻底驱逐这隐形的幽灵。有人担心有人怀疑有人叹气有人动摇：人类在没有先把这个幽灵降服以前是否会先被它吞噬？看来问题并不简单，不是光喊几声“取缔”和“销毁”便能奏效的。

中国已有 400 多年的烟史。400 年间有多少寿民沦为殇子已无法统计。中国的戒烟宣传从明代就已开始。明代崇祯和清代乾隆两代帝王都亲自下过禁烟令。现代中国又是当之无愧的世界抽烟大国。10 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居然有三分之一的公民吸烟。请看报道：“中国的烟草生产和消费从 1980 年开始，一直高居世界之冠，年产量已突破 3000 万箱。我国的烟民已从一亿增至二亿，又从二亿增至三亿。这些‘入籍’的正式烟民人均每年消耗国产烟已超过 50 盒。”（高峰：《淡蓝色烟雾后的恶魔——香烟走私面面观》，以下简称《面面观》，新闻出版报 1993 年 3 月 6 日第 3 版）又据中央电视台 1992 年 11 月 4 日“科技时代”节目《烟草种植中的科学》播报：

在当今世界许多工业大国的吸烟率呈每年1%下降的趋势中，中国的吸烟率却以每年10%递增。我国人口占全世界22%，但烟草种植量却占世界总产量的32%！

有几个现象在这里推出：

青少年吸烟人数暴增，使烟民队伍趋于年轻化：“正是在我国烟草生产这几年风风火火大发展的时刻，我国青少年中的吸烟人数急剧上升，一些大城市中已有三分之一的中学生抽烟。北京市朝阳区高中男生中的48%，初中男生中的27.3%，职业高中男生中的77.7%，都在兴致勃勃地喷云吐雾。”（《面面观》）“据统计，我国有烟民3亿，其中500万竟是中学生，有些地区数字还在不断增加。”（宋秀兰：《中学生吸烟风为何愈演愈烈》）

女性烟民队伍扩大。不仅许多个体户女老板、女服务员、女汽车司机、女舞客都已是烟界“新秀”，连许多女大学生、女中学生也乐于此道了：“现在在不少大学的毕业生聚会上，男生主动为女生准备好几包美国坤烟‘摩尔’，让她们在席间品尝，已成为一种时尚。其实不少女大学生根本无需这种‘照顾’，她们会坦然地从自己的手包中拿出绿色的‘摩尔’，轻舒兰花指，微抿绛朱唇，缓缓吸一口，仰颌吐青云，然后潇洒地说一句：‘味道好极了！’”（《面面观》）

西烟东渐。来自大洋彼岸的淡蓝色烟雾，在华夏大地上袅袅飘荡。许多外烟是走私烟，俗称“水货”。“据统计，1990年涌进国内的走私烟达350万件（每件50条装），只偷漏税一项就使国家损失80亿元以上，外汇流失5亿美元。就沈阳市而言，仅1992年1至10月，就查获走私烟48237条，价

值人民币 241 万元。”(谭一丁、韩白云：《缉烟大战》，《沈阳日报》1992 年 11 月 12 日第 2 版)外烟早已深入到中国腹地。记者见到在我国川西南的深山莽林中，青年伐木工人们在享用美烟“白肯特”；居家深圳，当年以抽“喇叭筒”为乐的老战士，也不得不改换英国的“555”，因为此地有规矩：“不抽‘555’这种鬼子烟，人家看不起！”(《面面观》)。

从手卷“喇叭筒”，到机制卷烟，再到高级洋烟，华夏烟雾中透露出历史的沧桑！

地球是人类的故乡。人类有责任保护自己的生存环境。尽管当今梦魇般的烟癖仍在困扰着人类，但人类决不会丧失驱逐“幽灵”的决心和信心。人类的智慧会使自己终有一天从荒诞的逻辑中挣脱出来，这需要人类理性的自我把握。我们不可否认人的精神活动的复杂性，欲望的多元性和心理本能释放的合理性。抽烟作为人类的一种嗜好和欲望，是应当置于这种对人类本性的整体观照之下的。人类在对世界的认识和改造中，总要实现自己的本质力量，但体现这种本质力量的物质形式和精神形式，却有正确与谬误，严肃与荒唐之分。人类不仅要在同客观世界的斗争中求生存，还要进行自我斗争和自我拯救，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常说的人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曾有人把人这种“类”生命形容为既是天使又是恶魔，以昭示人类天性中善与恶的两极。倘若真如此，就呼唤那天使去降伏恶魔吧！

## 1 华夏 400 年吞云吐雾

烟草最早并不是华夏的特产，而是一种舶来品。它原产热带美洲，公元 1492 年哥伦布舰队来到美洲，遂将烟草带回欧洲。史典所载，我国烟草的最早入境时间是明代。清乾隆年间人陆耀著《烟谱》记：“烟草处处有之，其初来自吕宋国，名淡巴菰，明季始入中土，又名金丝蕙，或曰相思草。”（〔清〕张潮等人编《昭代丛书》）

宋元以来，中国与菲律宾群岛已有贸易往来。明时所称“吕宋”的地方，即菲律宾群岛中的吕宋岛。又一位清人陈琮著《烟草谱》载：“烟草古称金丝烟、金丝醺、相思草、淡巴菰等。据全祖望《鮚埼亭集》等书载，原产自吕宋，先传入漳、泉，而后遍及中土。”（武新立编著：《明清稀见史籍叙录》）烟草入华的具体时间是在明中叶的万历年间：“烟草：这是在明中叶以后首先在福建广东等地种植的一种商品作物。《物理小识》载：‘淡巴姑烟草，万历末有携至漳泉者，马氏造之日淡肉果。渐传至九边’。”（《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到清初，烟草的种植几乎遍布全国。“全国各地，南自广东、广西，北至辽东塞外，西到陕西、甘肃，几乎无处非产烟之地，无地无吸烟之人。”

如果你有幸翻阅史典，你会发现华夏子民对烟的印象经历了一个始善后恶的过程。在烟草传入中土的相当长时间里，人们对它颇具好感，这不仅可以从烟的名称上，也从对烟的“治疾”功能的认定上看出。“金丝醺”、“相思草”、“返魂草”、“淡巴菰”，多么优雅的名字啊。在明末清初人吴伟业的

《缓寇纪略》中，还把烟称为“圣火”：“昔吴有圣水，宋齐有圣火”，这“圣火”即指烟草。《烟草谱》著者陈琮，自序中云“余本山人，世称烟客，结前缘之香火，分馀慧于齿牙。……味美于回嗜，在酸咸之外，心清闲妙，香生茹吐之间”，把吸烟当做难得的享受。烟草著述中觉见有文肯定烟的祛病功能和提神作用：“辛温有毒，治风寒痹湿，滞气停积，山岚瘴雾，其气入口，不循常度，顷刻而周一身，令人通体俱快。”（陆耀：《烟谱》）王逋《蚓庵琐语·种植》载：“烟草出自闽中，边上人寒疾，非此不治，关外人至以马匹易烟一觔。”叶梦珠《阅世编食货·六》称烟为“干酒”：“福建有烟，吸之可以醉人，号曰干酒。”《续本草》云：“醒能使醉，醉能使醒；饥能使饱，饱能使饥。人以代酒、代茶，终身不厌，与槟榔同功。”陆耀还作《烟草歌》赞之。于是，抽烟不仅成为一种嗜好，还成为一种时尚：“今日公卿士大夫，下逮与隶妇女，无不嗜烟草者。田家种之连畛，颇获厚利。”（〔清〕王士禛《香祖笔记》）“近世士大夫无不嗜烟，乃至妇人孺子亦皆手执一管。酒食可阙也而烟决不可阙。宾主酬酢，先以此物为敬。”（陆耀：《烟谱》）

经历了明朝，到清代的烟草著作中还保持对烟的赞赏态度，足见烟草给华夏留下的美好印象已历时相当长远。

正是这样的赞美和宣传，植下了后世子孙嗜烟成性的祸根。及至发现烟“灼喉熏肺，道非养生”，道中竟有因吸烟过度的“醉仆者”时，皇廷方下令严禁，然已为时尚晚，抽烟的恶习便代代相传。清代人除了吸烟草外还有人吸鸦片。可幸者当时人们在对烟草还保持好感的时候，已经对鸦片的毒

害引起了警惕：“又有曰鸦片者，能壮阳，道嗜之不已，不出三年，其人必死，呜呼，可畏也哉！”（陆耀：《烟谱》）

人类天性中的好奇心和伸展欲，作为一种积极入世的精神当然有利于文明世界的探索，但往往不加小心也会成为跌入深渊的驱动力。明知鸦片有毒，却非沾染不可，就是一种受好奇心驱使，宁以身体和生命为赌注的迷误行径。为了体验瞬间“飘飘欲仙”的“美境”而忘乎所以。后来又出现了吗啡、海洛因，也都属于鸦片的家族。它们都是用现代科学技术从罂粟中提炼而成的毒品。鸦片对我华夏民族的侵害，实属罄竹难书了，用“祸国殃民”一词来形容是决不为过的。在鸦片战争前夕，清道光年间，洋船商贩就麇集零丁洋，按乌土、白皮、红皮三个品级向我境内大肆输入，“近年每岁来二万余箱，乌土约八千箱，每箱约八百圆。白皮约一万三千箱，每箱约六百圆。红皮约二千箱，每箱约四百圆。计岁耗洋银约一千五百万圆。”“向止行于闽、广，今则各省并皆渐染。”“耗精伤财，废时失业，莫此为甚。”（〔清〕梁绍壬：《两般秋雨随笔·鸦片》）

在我们回顾鸦片带给中国人的灾难和耻辱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反思我们民族文化中的怪圈，即认识和观念上的一种理性的倒错，往往把丑的东西视为美的，把恶的东西视为善的。当这种认识和观念形成世俗的约束力的时候，人们对这种审美观的倒错居然认同不疑甚至乐此不疲。对烟就是如此。我国历史上发生审美观的倒错，最有代表性的是女人缠足和男人留辫。把残害妇女肢体的小脚和拖在男人背后不伦不类的辫子，当成一种美，这给人类的审美史上留下了千古笑柄。

但国人的文化观念中也确有一种制造怪圈的能力，愣是把奇丑奇耻的东西说成奇美奇圣，当作一种时髦的审美法则。抽鸦片也曾是中国绅士们颇能显示身价地位的一种标识。过去流行的俗谚就有这样一句：“骑快马，坐快车，不抽大烟不算阔！”1815年德国的药剂师斯多纳在查明了鸦片成份后送它一个美丽的名字“马非斯”，即希腊神话中善良的“梦神”。鸦片传到中国后，引得多少瘾君子都到“梦神”那里去每日梦游几次，不惜损精耗血，枯心烂肺！饮鸩止渴却当做显阔的标志，可悲也夫！在旧中国大烟枪就可分出好多个等级。蚂蚁竹制的烟枪和玉斗烟枪决非穷汉敢于向往；一支竹管安上个斗这只能是苦力、马夫、兵痞们才配使用的器具。在上层阶级酬酢商、官的礼仪活动中，烟具的豪华代表着他们的气派和礼节。“烟枪”之命名，本有取杀人武器之意，但却端出它来招待贵客，这种审美观的倒错不是太具讽刺意味了吗？

对洋烟的迷往和崇拜也是一种审美观的倒错。“洋烟一定比国产的强”，这已经不是少数人的价值权衡。虽然，“万宝路”、“希尔顿”的辣味呛味真让一般的喉咙忍受不了，其“香味”也并不在中国的云烟之上。但洋烟崇拜者还是宁可不吃不喝也破囊解袋去买上一盒，出游交谊场所，因为这代表身份。一位先是小学教师后当电器维修工的赵某，只因一次在烟摊上买不起“外烟”受到烟贩哂笑，便发誓“报仇雪恨”，从此彻底抛弃了国产烟，专门迷恋“万宝路”和“健牌”。赵大声叫嚷：“他妈外烟抽起来，就是舒服，就是过瘾，就是派头！而那些国产烟统统是垃圾烟！拉屎烟！”“国产的，丢不起那人！”，喜剧小品《姐夫与小舅子》中的陈小二，用

这句话道出了某些烟客的畸形心态。在南京，烟民们居然成立了“老枪协会”，对外烟崇拜备至。会员的经验是：“外国香烟属最佳，一云二贵三中华；黄果树下牡丹花，凤凰请你不要拿，上海前门被人骂……”“抽外烟再多也不会生痰。每盒烟撕掉商标锡纸上印着的两个号码，轮过去的那两支内含吗啡，抽起来味道特别……”

不打自招！洋烟好在哪里？好就好在有“两支含吗啡抽起来味道特别”。据说“良友”牌烟就有这样“特别”的一支，可使那些通宵达旦的赌徒们在困乏中打起精神。为此，“良友”数年中成为抢手货。嗜毒为快，饮鸩止渴，这种品尝欲和审美观，与当年女人缠足男人留辮并以此为荣为美，在本质上并无二致。如果说，当年有人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曾是一种受到批判的崇洋媚外观点，尔今“洋烟胜于中国烟”，也怕是这种旧论的新变种吧！

自古抽烟本荒唐，崇尚洋烟，便是更向荒唐演大荒。华夏400年的烟史，真是可悲亦复可叹了。

## 2 阿芙蓉“妖花”铭国耻

鸦片（土名大烟），被赐予“阿芙蓉”这样一个带有贵族气的名字，在中国古籍中始见于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但阿芙蓉并不是中土养育出来的“名门闺秀”，她原本是一位“洋小姐”和“洋妇人”。“鸦片产于西番，彼处名为合甫融”，梁绍王在他的《鸦片》篇中披露了她的“娘”家和“闺名”，“合甫融”与“阿芙蓉”谐音，那么，阿芙蓉应为合甫融的中文译音。阿芙蓉是鸦片的药名，鸦片又包括吗啡和海洛因，它



们都是从罂粟草中提取而来的。因此鸦片、吗啡、海洛因同为一个家族是无疑的。罂粟草以深含毒性和美艳而著称，那么，阿芙蓉这个名字便满身带着妖气了。李时珍《本草纲目》注明鸦片有提神、止泻、辟瘴等药物性功能，但不久人们发现“惟吸食既久，则食必应时，谓之上瘾，废时失业，相依为命。甚至气弱中干，面灰齿黑，明知其害而不能已。”（许乃济：《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应亟请变通办理折》）

提到鸦片，中国人民会不约而同地回顾起近代史上那耻辱的一页。“从19世纪初年到鸦片战争前夕，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急剧上升。1800年为4570箱，1838年递升达40200箱，增加了将近8倍。在这39年里，英美鸦片贩子把427620箱鸦片运进中国，从中国掠夺了价值300亿银元的财富。”那时中国“吸食鸦片者，从最初的贵族、官僚、地主、商人和纨绔子弟，扩展到依附统治阶级的各色人等，如宫廷太监、幕友、差役、轿夫、商贾、娼妓、优伶、僧尼道士，甚至连驻防旗兵、绿营兵丁也都手握烟枪，吞云吐雾。据统计，1838年，中国吸食鸦片的‘瘾君子’已有200多万。”（陈旭麓主编：《近代中国八十年》）阿芙蓉“妖花”确实迷住了中国这个东亚似醒非醒的“莽汉”，“妖花”的后面是凶猛的炮舰，轰开了中国古老的大门。《南京条约》以开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港口；割让香港；赔偿鸦片烟价600万元，商欠300万元，水陆军费1200万元，共2100万元的高价，为这场战争画上了句号。从此，一块历史的重磐沉重地压在中国人民的心头！当年大英帝国非法大规模向中国推销鸦片，是追逐高额利润，改变对中国贸易逆差的重要手段，美